

田汉谈“七七事变”：

中国的生机在坚决对日抗战



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的进攻。(资料图)

1937年7月8日，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，田汉写了《闻卢沟桥开火》一诗，后来，他又匆匆写了《决心》一文交由《新民报》发表。他在文中说：“卢沟桥的炮声含有示威作用……中国的生机在坚决的对日抗战。”

田汉(1898~1968)，湖南省长沙人，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，戏曲改革工作的先驱者，杰出的戏剧家。他一生写有各种剧本一百多部，写歌词和新旧体诗两千余首。他作词、聂耳作曲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是时代的强音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他的一生极为丰富，充满了浪漫与传奇，几件发生在8月的如烟往事，就像那弯曲小路上的路标，带领我们进入田汉内心的深处及魂魄的远方。

开不败的「五月花」

“‘五月花’是英国第一批到北美洲去的移民所乘坐的船只的名字，他们不堪忍受国内的封建压迫去寻找自由独立的生活，现在我们也处在民族存亡的时候，要跟随时代的巨轮乘风破浪前进。”

20世纪30年代初，田汉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七人执行委员之一，接着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，发表了著名的《我们自己的批判》，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。田汉入党后，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，由于反动势力的猖狂，田汉被迫转入地下，但他更坚定地进行革命戏剧活动。

1932年，杭州五月花剧社成立。这是田汉听到“集美歌舞剧社”因经济困难无法维持后的情况，认为可以组织起来在杭州开展革命戏剧运动，后来派刘保罗、辛汉文、龙濯、易杰等同志来杭州，和田汉的弟弟田洪邀集“集美歌舞剧社”留下的人，重新组织五月花剧社，并暗中给予很大的支持。“五月花”命名的由来，田汉这样说：“除因在5月成立外，还因为‘五月花’是英国第一

批到北美洲去的移民所乘坐的船只的名字，他们不堪忍受国内的封建压迫去寻找自由独立的生活，现在我们也处在民族存亡的时候，要跟随时代的巨轮乘风破浪前进。”

在田汉的支持下，五月花剧社于1932年5月中旬、5月末、8月，在西湖之滨相继举行了三次公开演出，演的多是反帝、抗日的剧目。前两轮公演，五月花剧社已得到了浙江和杭州广大观众的同情和拥护。8月份的公演，演出了田汉编的《洪水》《战友》，还有《SOS》《贼》《婴儿杀戮》等剧，数千观众观看了演出。

当时，欧阳予倩的儿子欧阳山尊恰好在杭州电厂做艺徒，他白天做工，晚上和田汉的弟弟一起搞舞台灯光工作，灯坏了就由他来修。他还曾经想方设法添置工具，创造了自控节光器。碰到有的角色临时病了，欧阳山尊就去替补。他曾和舒绣文联合演出，一个演老婆，一个演老公，田汉的儿子田海男扮演他们的孩子。田汉的母亲易克勤也成了“五月花之母”，她无私地为剧团

的演员们送茶送饭，还把孙子从菜园里拔的菜、钓来的鱼做给大家吃。老人全力支持田汉的事业，虽然生活清贫却从无怨言。

五月花剧社的演出，鼓舞了青年学生和人民日益增长的反帝情绪，唤醒了人民对于反动统治者的憎恨。同时也引起了当局的暴怒。8月初，剧社准备在民众教育馆的礼堂演出《乱钟》和《战友》。田洪带着一些人正在紧张地装台，演员们开始化妆，观众陆续入场，这时突然涌进大批便衣军警，将剧场包围。田洪很机警，马上从人群里混出来，这时操场上有人踢足球，正好一个球朝他踢来，他接过球又踢了回去，就这样通过了包围圈，回到家里他匆匆换了件衣服，到上海找田汉求救。这次搜捕，警宪当场抓捕了剧团中的刘保罗、桂公创、龙濯等人。至此，田汉全家支持的五月花剧社，被迫解散了。但是它在杭州三个月的演出，特别是8月的最后一次公演，永远留在杭州人民心中。

充满期待的呐喊与奋斗

1937年7月8日，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，田汉写了《闻卢沟桥开火》一诗，后来，他又匆匆写了《决心》一文交由《新民报》发表。他在文中说：“卢沟桥的炮声含有示威作用……中国的生机在坚决的对日抗战。不趁此奋然而起，天下盖无不忍之事，而中国生机殆有断绝之虑。”

虽然田汉1935年2月被捕，经过两年的牢狱之难，被徐悲鸿等保释出狱，但行动一直受限不得离开南京，无法奔向艺术活动的中心上海。于是，他潜心开始创作四幕话剧《卢沟桥》，意欲以此剧慰劳前方抗日将士。

南京的8月酷暑难当，他夜以继日地赶写剧本，常在灯下挥汗如雨。剧中的插曲有许多，都由张曙作曲。为了易唱易记，激励抗日热情，张曙采用了老百姓熟悉的民歌曲调，谱写了《卢沟问答》《好大刀》《送勇士出征歌》《卢沟月》《卢沟桥》等曲。这些歌曲在戏公演之前，已经陆续在报纸上发表了，很快传遍南京，飞向四面八

方，戏未登场就形成了“先声夺人”之势。

8月9日，话剧《卢沟桥》在南京公演，田汉和导演洪深都亲自登场，张曙和冼星海也都上台扮演拉洋片的江湖艺人，王莹、胡萍都扮演女兵，成为雄赳赳气昂昂的抗日女战士。虽然《卢沟桥》剧中没有中心情节，也没有主要人物，有的只是一个个充满激情的群众场面，但穿插着不少政治抒情歌曲，整个演出以激情取胜。这种激情的表露在当时还是受到限制的，因为当局正与日方交涉，是“战”还是“降”尚在犹豫中。所以开幕前一群特务突然跑来，极力阻止演出，全场观众为之大哗。洪深先生当即跑到前台，与特务们据理力争，在广大观众的有力支持下，《卢沟桥》终于得以胜利演出。

话剧加唱是田汉的拿手好戏。当台上唱着《送勇士出征歌》的插曲时，台下不少观众自觉地加入合唱，全场充满着“出征”的敌气。这天首场演出是招待各界人士的，刚刚出狱的“七君子”成为嘉宾，他们正是因鼓动民众抗日而被当局逮捕的。田汉听说“七君子”来看戏，

特别兴奋，待剧终幕落，全场掌声雷动时，田汉急忙跑到楼上的贵宾席与“七君子”一一握手。《卢沟桥》在南京连演15天，日夜两场，场场爆满。与此同时，上海演出了左翼戏剧界集体创作的话剧《保卫卢沟桥》。宁沪呼应，打响了“抗战戏剧”的第一炮。

1939年7月中旬至8月间，在桂林，田汉率领评剧宣传队首次演出了《江汉渔歌》，成为第二期公演的一个重头戏。这是田汉6月写就的一个44场大型京剧剧本，是他在《渔夫报国》基础上改编和扩大的，重点描写的是民众，表现的是来自民间的伟力，以热烈的群众场面和紧张的战斗气氛取胜。此剧由龚啸岚导演，演员徐敏初、李雅琴、李迎春均有精彩的表演。剧中水陆作战，两相配合，表演上也颇出新意。虽然气候炎热，但戏院门前车水马龙，尚未开演即告座满，所以该戏在桂林不间断地上演了许多场。《江汉渔歌》写的是宋朝抗金的故事，但表现着田汉的现实体验，是他的抗日时期戏曲本子中演出最多、影响最大的一部戏。

暴风雨中的默契

田汉痛苦而又严峻地说：“只要我的作品在，我怎样写作和为什么写作的材料在，那么，过一千年，人们还会了解我是忠于党和人民的。”那天夜里，田汉和秘书黎之彦就在田汉母亲住的屋子里，悄悄达成了默契。

1966年8月，田汉居住的北京东城区细管胡同9号，红漆剥落的大门半掩着，四周墙上张贴着大标语：“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！”对田汉的批判和揪斗愈来愈频繁深入。

黎之彦1954年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做田汉的秘书。“现在盛行秘书、子女揭发，你不揭发吗？”田汉

这句话让秘书感到惊讶和恐惧。田汉痛苦而又严峻地说：“只要我的作品在，我怎样写作和为什么写作的材料在，那么，过一千年，人们还会了解我是忠于党和人民的。”那天夜里，田汉和秘书黎之彦就在田汉母亲住的屋子里，悄悄达成默契。

田汉接下来的生活，就是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和挨批判被揪斗。黎之彦则担惊受怕地把不少收藏在家里的所谓“变天账”、“黑材料”，作巧妙的伪装、肢解、分散，把“时间”记在几十本不同的书页上，“日记”肢解掉包，“文字”不是天书的天书，不是盲文的盲文，就是找到它也是看不懂的碎片。就这样，这些珍贵的资料终于

躲过了一场灾难，等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才有了天日。黎之彦带着对田汉的怀念与崇敬之情，慢慢地细心地做复原工作。经过艰苦的努力，终于在1991年8月完成《田汉创作侧记》一书定稿，次月出版。这部书，可资后辈作家(不仅是剧作家)学习创作经验，史学家、研究家研究田汉及其作品。

“文革”中，田汉与秘书黎之彦相互默契的举动，让今天的人们能够真实地看到近半个世纪前一对戏剧工作者的忠诚，见证着艺术与现实之间微妙复杂而耐人寻味的关系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